

D

张克 著

ZHOU WENXUE CONG SHU

张克诗选

- 采绵姑娘·贵州的山
- 登凉风垭七十二拐
- 饮马乌江河
- 伞下·特区雕像
- 大瀑布·面对自然
- 小木屋和鸟



贵州文学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D

张克诗选

张克诗选



张克诗选

GUI ZHOU
WENXUE
CONG SHU
张克诗选

张 克 著

贵州文学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朱吉成

封面设计 曹琼德

技术设计 施德端

尾 花 苏 易

张 克 诗 选

张 克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15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1-03209-2 /I·488 定价: 8.10元

《贵州文学丛书》总序

卢惠龙

当我们提到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份庄严。从西方的罗曼·罗兰，到东方的川端康成，从《人鼠之间》，到《百年孤独》，都在为人类的智慧和文明锲而不舍地作证。

我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的时候，这份庄严又不期而至。眼下是大西洋湛蓝的波涛，长长的白得刺眼的沙滩，高高的海岬和棕色的山脉，墨西哥湾流里船艇正下锚靠岸，海风里夹着带腥味的氣息。这里是美利坚的最南端了。喜好云游的美国人，很随意地从这里出入古巴。此时此地，不能不想起那位令人兴奋的古巴老渔人和他身边巨大的鲨鱼。

唔！墨西哥湾流里还有成群的铲鼻鲨、马科鲨、斑鲨扑向桑蒂老人的小艇？桑蒂老人还在黑暗的大海上寻觅哈瓦那的灯火？

离我脚下不到二十海里的地方，有一个叫韦斯特的小岛。那个屁股上挂着一罐杜松子酒的酒徒，那个满脸胡子、满腔胸毛的拳师，那个提着来福枪在密西根森林打猎的猎人，那个不相信罗斯福新政会改善人性的死硬记者，那个让美国驻瑞典大使卡波特从瑞典国王手中代领诺贝尔文学金质奖

章的作家，我们尊敬有加的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六十多年前，带着一本新小说的前几章，带着他的妻子宝琳·卜菲弗来到韦斯特这个小岛上，一住十年，做远海打鱼……

老人与海！老人与海！

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怎样的生死搏斗？

桑蒂老人终于套到比他的小艇还长的大鱼，却没法把大鱼拉动。他的手掌被钓绳割得血肉模糊，只得将钓绳绕在背上，身体抵住坐板，对抗大鱼的拉力。绳索在背上割破肌肉的剧痛简直超过“痛苦”二字，让他渐渐麻木。

大鱼跳起来，在海面掀起风暴，他听见大海裂开的声音，眼睛下面划出伤口，血往下滴。他还是尽可能高举鱼叉，使出临时焕发出来的特殊力量，把鱼叉刺进大鱼胸鳍的后方。

忍受饥饿，在海上和大鱼周旋三天三夜。

大鱼不止一千五百磅，小艇装不下，他用套索把它绑在船边上。这时他几乎累死、饿死。

他拖着大鱼返回陆地的时候，铲鼻鲨、马科鲨、斑鲨三次向小艇发起攻击。桑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扯裂的声音，被鲨鱼一嘴吃去四十磅。桑蒂老人狠狠地用鱼叉刺进鲨鱼的头部。鲨鱼第二次袭来的时候，鱼叉没有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柱上与鲨鱼拼搏。第三次，只得用船桨、短棍、舵柄……，这时候的桑蒂老人，只有由身上的痛苦告诉自己还活着。

当桑蒂老人拖着大鱼回到岸边，大鱼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鱼骨架——鲨鱼把所有的鱼肉都撕光了。

英雄主义的悲怆。

勇气，刚强地迎向冷酷的存在，一直是海明威创作的中

心主题。

评论家约翰·布朗说：这部小说具有几乎于圣经的光华，再一次重述在物质失败面前精神的胜利。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宣称：“在出海捕鱼的故事框架中，一场人的命运之戏曲上场了。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的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德上的胜利的赞词。”

在杀死鲨鱼，击败第一次攻击之后，桑蒂老人在海上自言自语道：“事情来了就要勇敢接受”，“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毁灭，却不能被挫败。”

这是不是海明威的自白呢？

海明威不是一直坚持作家必须写他知道的事吗？海明威的作品，广义上说，是自传性的。作品与生活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中，他把个人的经验变形成为一个时代的整体经验，有时甚至超越他那一代和他本身文化社会的普遍性。这里不就是最好的一例？

海明威一生骚动，扮演了许多角色，猎人也好，拳师也好，酒徒也好，都是男性的角色。海明威一生除了两次坠机之外，参加过五场战争和六次革命，每次都亲临火线，出生入死！难怪有人杜撰了一个笑话：如果海明威真正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会在颁奖典礼之后参加一连串酒会，等他酒酣耳热之后，他一定会找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摔跤。

“这一个”海明威。

当然，在他多方面的生活中，他的作品是他唯一在意的事。他崇拜艺术，对艺术真攀到病态的地步。他从不停歇地

体验着时代和人生，他不惮其烦地修改作品，追求他那干净利落的、男性化的文体，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单纯。瑞典学院对海明威得奖评语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这是对海明威文学地位的结论。

离开佛罗里达，我终于回到太平洋西岸。海明威毕竟与我们隔着大洋，他的年代毕竟遥遥而去。中国文学历史锦远，自有辉煌。贵州文学也并不晦闇。在浮躁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海蓝色的眼珠。他全身都衰老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要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创作是绝对的荣耀！

这是一种强大！

海明威在受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说：“写作，在其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声名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需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

愿我们贵州作家，开拓面对的生活，开拓自己的才华，不辍地铺开你的稿笺，在一种孤寂之中……

1993.5.30. 贵阳

琐谈诗与我

一

我经常想起我是怎样写起诗来的，也有朋友爱这样问我，我是这样回答的：1954年3月，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来部队慰问，干部、战士迎出来老远，军队和人民紧紧拥抱着在一起，一里的路，至少走了一小时。我置身在这种热情之中，像相声里面开玩笑说的，热烈得周身出汗。慰问团向每个干部、战士赠送礼品，其中有一枚慰问纪念章，金光闪闪的，佩戴在胸前，感到无比的喜悦，无比的温暖，无比的自豪，也感到是从祖国、人民那里接受了一种庄严的责任。多少天沉浸在这种热情之中。我实在想把这种感情倾吐出来，表达出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情，我的同志，我的上级，整个的部队，都有这样的一种感情，不表达出来实在太“憋”人了。不知是哪里开了窍，在这种激情之中，我很顺利地写出来一首诗：《我戴上金色的纪念章》。“我戴上金色的纪念章，好像把太阳带在身上，风雪中站岗不觉冷，黑夜里巡逻眼睛亮。”多半是随口而出，没有费多少劲。写好了，拿给周围的同志看，大家说“要得。”和慰问团开联欢会，要部队方面出节目时，有同志把我“抛”出去，要我朗诵。我只好站在板凳上，别声别气地念了一遍，竟然也有掌声，可能是出于礼

貌。会后，同志们又鼓动寄出去发表，我就抄了几份，一份给连队生活报发了，一份给贵州日报发了，一份给文汇报发了。当时虽然做了部队小报编辑，但我尚未知道不能一稿几投，只是想多寄几家碰碰，看哪家能碰上。谁知寄去的几家都采用了。西南军区《人民战士》还谱上曲子发表。通过这一次，我恍然大悟，哦，写诗原来就是这么回事！从此，我不仅有了生活的激情，而且有了写诗的冲动，就接二连三地写了起来。

因为是生活本身推动走上创作的，所以没有感到生活和创作有什么矛盾。当然也有两点很明显：第一，我开始写第一首诗时，年纪相当“老”了，二十四岁。第二，我写诗的准备非常不足，完全是仓促上阵。特别是第二点，先天不足，后天又没有很好补救，至今仍在带着许多后遗症。

二

一次，有个单位要一份小传，其中专门指定要写上“你的成名之作是什么。”填这个栏目时我自己都感到好笑。我的所谓的“成名之作”，现在说来微不足道，是一首民歌体的短诗《采棉姑娘》，先在一家地方刊物上发表，《人民文学》杂志转载，被谱成十几支歌曲传播，还被选入建国后的第一本《中国诗选》。我就这样被引起了注意，包括自己也注意了自己。

三

1984年10月15日我为诗集《行云》写的后记中有一段话：“我

写别的东西，目的还是为了回过头继续写诗，我走访了全国许多地方，目的还是为了回过头写点有地方特色的东西。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又是一个尚待开发的地方。她得天独厚，她就有许多具有鲜明特点的东西。她尚待开发，所以她保持了许多自然的美，朴素的美。我希望我的诗的触角能够敏锐地去感触中国这多山的一角所发生的一切。”

写这段话时，是在我完成了采访写作长篇传记小说《大地英杰》之后。我的确这样去做了，所以就有了诗集《缪斯们的喀斯特》，和《大瀑布》、散文游记集《贵州真山真水行》和《贴着窗儿》等。然而，现在的我又在考虑创作重点的转移，想写点反映贵州生活的其他东西。这是一种什么规律在支配我，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曾经劝过别人说：“写小说的不要光谈小说，写诗的不要光谈诗。”现在我或许又可以说，写诗和写小说，原本可以交替进行，这中间或许能起到某种互补的作用。

四

黄果树瀑布过去的关岭自治县是我的家乡，黄果树是我年青时到贵阳读书必经之地，工作后我也无数次过往这个地方。也曾用过诗的形式若干次写这个瀑布，总希望写出一首好诗来。

1961年9月写了一首《黄果树欢瀑》：

车过黄果树慢慢开，
车窗成了观瀑台，
一绸自天下，
万雷深谷来，

不尽瀑布激情水，
涌涌泻入我胸怀。

壮美河山新气派，
处处惹人爱，
愿将瀑布做窗帘，
更行更远还在。
倾刻泻下亿万顷，
都是英雄气概。

在将近二十年之久的岁月，我一直比较满意这首写黄果树瀑布的诗。可是当我在1988年10月写成另外一首诗后，我就感到前一首瀑布诗大为逊色了。后一首诗就题为《大瀑布》。全诗如下：

前面的河流因我而站立起来
后面的河流因我而躺了下去
我是河流中的男子汉

从洪荒年代从荒蛮之地
我赶来
带着原始的野性
我急匆匆长途跋涉而来
在这悬崖上展示我的激情和悲壮

我是高原郁结了一万年沉默后的爆发
我是河流积蓄了一千里平静后的渲泄
我是比上升为伟大的跌落
（因为心中有了太多的激情

我才会渴望如此大的落差
我是千千万万条细流组合的巨大
温柔是我力是我

为了壮大我的声威
我把阳光拉来和我一起奔泻
我把流云拉来和我一起奔泻
我把长风拉来和我一起奔泻
我把黑夜拉来和我一起奔泻
于是在我身上
便集合了风雨雷电和日月星辰
以及那七彩的虹

我是岩石的抒情
山洪是我的发怒
我是最动的静
我是最静的动
世人都说我的躯体冰凉冰凉
只有犀牛潭深知我热情的倾注

想哭想笑的
来看我如何敢哭敢笑
要爱要恨的
来看我如何敢爱敢恨
明知前面是深渊
我也要奋不顾身跃下去跃下去

因我对大海那永恒执着的追求

一个题材一个题目的写作原本是可以反复琢磨不断深化的。然而当我写了《大瀑布》一诗以后直到现在，我自己已经再无力进一步写黄果树瀑布了。

五

《山花》1991年第一期发表张明义、周青明合写的文章《夜郎梦寻》。他们两人我都熟悉，他们写的文章自然要读，读到快结尾处，我注意到了他们写的一件事：“近年，有当地无名氏创作的一首新民谣，很能够概括贵州西线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特点。这首新民谣是这样唱的”云云。这首“新民谣”不就是我写的那首《黄果树风景区印象》的诗吗？

我首先是感到高兴。一首小诗能够当成新民谣流传并受到称赞，怎能不高兴？进而我又感到纳闷：要不要说明一下，作者是有名氏不是无名氏，如不加以说明，将来说不定会把事情搞复杂。

那首被称为新民谣的小诗是1984年秋天我在黄果树地区考察采访时写下的，后来在报纸上发表过，1988年还收进了诗集《缪斯们的喀斯特》。张、周两同志可能没有看到。

那首诗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无山不洞，无洞不奇。无村不榕，无榕不荫。有水皆成瀑，是石总盘根。寨多石头寨，城有石头城。左手拎芭蕉，右肩挎黄橙；逢人无须问，十九是布依。”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有水皆成瀑，是石总盘根”两句，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黄果树地区自然山水的特点。张、周文把“是石

总盘根”的“石”字错为“树”字，错得很可惜。诗集中把“无村不榕”的“村”字错为“林”字，差别也太大。诗里头的字错了，既碍眼，也走了味。有一位省外的同志还建议我把最后一句“十九是布依”改为“八九是布依”，有道理，我准备采纳。诗的锤炼的确是值得下功夫的。

六

我是认为有创作灵感的。诗人的灵感来自诗人的激情。诗的激情来自生活的激情。我能够自慰的是，我至今尚有一种对生活的激情。近几年，我的诗风有些变化。我自己认为是深化。有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大概是得了某种灵气吧。其实这就是对生活的激情。我曾作过自我预言，一旦我没了这种激情，我的诗的生命就完结了，再写诗不过是“文字功夫”而已。到那时，不写也许比写还好。关于这一点，我的诗友寒星有几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他给我的诗集《行云》写过一篇评论，快结尾时说了几句发自肺腑的话。他说：“距我初次细读张克同志的诗到如今，二十六年了，如果说我当年喜欢他的清新，俊逸，佳句迭出，今天我更欢喜他的雄浑，沉厚，发人深思，以及强烈搏动着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注之情。细读了张克这几年的诗，反顾自己的创作，我惶悚不安。几年来我陷入了形象的堆叠，文字的雕琢。长久为突不上去而生的苦闷，在披阅了张克同志近作后，才豁然悟到我欠缺的就是他这种对生活的激情。”

七

各人有各人的写作习惯。我写诗的习惯大概和我的职业和生活习惯有关。

我很少有坐在桌前冥思苦想写诗的习惯。五、六十年代，我做记者，长途乘车的时间比较多。人家坐车喊累，我则觉得坐车时头脑特别清醒、活跃，思想也容易专注。我在那些年头写的一些诗，就是这样产生的。行车途中想好了（即所谓打好腹稿），到住地及时写下来就成。

我很少有即兴写作的习惯。在一个场合，马上写出一首诗来，我没这个本事。当场我只能产生某些感受，或者有几个好的句子，或得到某种诗意，但不连贯，不成形，不完整，故不能成为一首诗。要到过若干时日后，又“理麻”起来，才有可能成为一首诗。有些比较大组一点的诗，如写黑龙江之行的那些诗，当时都是记下了某些感受、句子和意境的，写成则在回到贵阳之后。那一时期，我喜欢在黎明时分，将起未起之时，那时精神很好，头脑也清醒，而且环境很安静，就在那时像“过电影”一样，把记忆拉回去，把一首一首诗整出来。

有的诗友说，他一天要写一首诗，我很佩服，羡慕人家。但我自己没有那个本事，也没有那个习惯。我不是天天都写诗，甚至不是月月都写诗，甚至也不是天天都在考虑诗。有确实非写不可的东西了，兴头来了，冲动起来，我一口气可以写下好几首来。“不来气”的时候，好长时间没有诗的感觉，想写也写不出来，何况连写诗的念头都没有。那时，我会专心地去做别的想做

的事情。根据我的自我感觉，我相信创作是有周期的，写诗是有周期的，周期来了，要好好利用发挥；周期不来，不要去白费劲。正因为如此，我想到，可以做专业作家，但切不可做专业诗人；因为做了专业诗人，在很多时候会感到无所事事，那才真叫“活受罪”哩。

